



傷寒論疏義

田

十武
409
5



武
409
5

問氏
杏庭

同

明胃病也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

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

與芫胡湯後必下重本渴飲水而嘔者芫胡不中與

也食穀者噦頸居影翻噦於月翻中丁仲翻○舊本

成本玉函脈經千金翼改訂

此辨病似少陽而實非芫胡證也浮弱為桂枝脈

惡風寒為桂枝證然手足溫熱而身不熱脈遲為

寒為無陽是表裏虛寒也法當溫中散寒而反二

三下之胃陽喪亡不能食矣虛氣上逆脇下滿痛

易經論流義 卷之二 八十一 吳川堂醫案反

傷寒論疏義 卷一
虛陽外走故一身面目悉黃筋脈失養故頸與項相引強急津液無輸故小便難乃太陽誤下之壞病非芫胡證矣後謂大便也劉向新序惠王之後蛭出是也下重卽後重也許宏曰下重者欲下不出之意若誤認脇下滿痛不能食與以小芫胡湯則後必下重雖有淺甘不禁芫苓之苦寒也是雖有渴證乃係數下奪津之渴其飲水卽嘔亦非少陽本證之嘔緣誤下所致芫胡湯不中與也說文噦氣悟也从口歲聲後人訛稱呃逆吃逆者是也此以胃中陽氣大傷不但與水嘔卽食穀亦噦矣

本證由醫之誤下以致表裏混淆陰陽雜糅尤要臨證斟酌處治此所以經文不預主一方也前輩或疑未後尙有脫落果何也

郭氏曰若證象陽旦小便難者屬桂枝加附子湯

程氏知曰後言芫胡證但見一證便是此更言脇下滿痛亦不宜芫胡者以爲戒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芫胡湯主之

此承上文論小芫胡之證身熱惡風項強皆太陽表證也脇下滿邪傳少陽也然身熱惡風較發熱

傷寒論疏義 卷二十一
惡風已近裏一層頸項強較頭痛項強自是低一步况脇下滿手足溫而更渴者是太陽邪輕而少陽邪重所以不別須汗解而有特取乎小芫胡也胸下滿乃胸脇苦滿之互詞案張志聰曰陸氏曰手足溫者手足熱也凡靈素中言溫者皆謂熱也非謂不熱也攷說文熱溫也陸說爲是蓋前章及此段並有脇滿但前證身不熱而手足溫是非芫胡證今身熱而手足溫乃芫胡證經文對舉以互相發明也
中西子文曰惡風頸項強太陽也身熱及渴陽明

也脇下滿少陽也經曰傷寒中風有芫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又曰慎不可發汗又曰慎勿下之故獨取脇下滿之一證於少陽而決方於此也

劉廉夫曰案外臺引仲景傷寒論本條亦云小芫胡湯主之而其方則芫胡桂枝乾薑湯也蓋從加減例而改易者小芫中芫胡中芫胡以芫胡代芫胡傷寒陽脈瀆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小芫胡湯主之瀆音本心胡之瀆又主瀆此論少陽兼挾裏虛之證治蓋本條必具少陽證

而經文不言及者省文也。陰陽乃尺寸也。陽脈瀯，瀯主氣血虛少，陰脈弦，弦本少陽之脈。又主痛，是其人胃虛內寒，更為少陽之邪所鼓動，故當腹中急痛。治法先與小建中湯，溫中補虛，以緩其痛。亦猶先與四逆之意，而痛未止者，裏寒雖散而少陽留邪尚未解也。故換以小茈胡湯，蓋腹痛至此，即亦為茈胡中之一候也。

汪氏曰：先補後解，乃仲景神妙之法。

令韶張氏曰：先與小建中，便有與茈胡之意。非因小建中不效，而又與小茈胡也。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

三兩 炙 〇舊本作二兩 今照玉函成本金匱改

大棗十二枚 擘

芍藥

六兩

生薑

三兩 切

膠飴

一升 〇飴延知翻陶隱居曰方家用飴糖乃云膠飴皆是溼糖如厚蜜者建中湯多用之其疑強及牽白者不入藥吳綬曰膠飴即餹糖也其色紫深如琥珀者佳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飴更上微火

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

故也

甜徒兼翻

建中溫建中藏也。錢氏曰：建立中焦，即洪範建中立極之義也。小建中視之大建中，藥力和緩，故曰

小爾案此方乃桂枝湯倍芍藥而加膠飴也桂枝湯扶陽而和榮衛通津液倍芍藥者本草主邪氣腹痛寒熱疝瘕止痛益氣別錄通順血脈緩中加飴糖者別錄味甘微溫主補虛乏孟詵曰補虛建脾胃氣補中並取此意也此湯妙尤在飴糖今人用小建中湯者或不用飴糖大失仲景遺意矣嘔家不可用建中湯即酒客不可與桂枝湯之義恐味甜助嘔也

吳氏緩曰仲景謂嘔家不喜甘凡甘草棗子糖飴之物皆不可用也如用甘草則少少用之凡治嘔

吐不可缺生薑孫真人謂嘔家聖藥是也

劉蒞庭曰仲景溫養中焦之劑建中理中實相對設建中主潤理中主燥而俱取救陽矣其人胃津不足陽虛生寒者建中以和液而溫中胃氣不足陰寒內盛者理中以逐溼而散寒蓋溫養之法實不能出二方之範圍也

傷寒中風有芫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見音現

此復申明首章之義傷寒中風者謂或傷寒或中風不必拘即所謂傷寒五六日中風是也芫胡證者謂邪入少陽在半表半裏之間也但見一證便

傷寒論疏義 卷之二 九十一
是不必悉具言少陽證候多端故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凡有此胡中之一證者即是涉于半表半裏宜主之以小茈胡湯不必待其諸證全具也
隱菴張氏曰恐泥或煩或渴或痛或痞或欬之并呈故於此申明之

朱氏曰近時多行小茈胡湯不問陰陽表裏凡傷寒家皆令服之此藥差寒不可輕用雖不若大茈胡湯小承氣湯之緊然藥病不相主其爲害一也仲景雖云傷寒中風有茈胡證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此爲是少陽證當服小茈胡不必少陽證悉

具耳

凡茈胡湯病證而下之若茈胡證不罷者復與茈胡湯必蒸蒸而振却復發熱汗出而解復扶又翻

此論少陽之邪因振汗而解之證茈胡證卽前段所謂往來寒熱胸脇苦滿等是也是當以小茈胡湯和解其邪而醫誤下之然元氣尚持幸無他變此胡證仍不罷者未至壞逆邪尙在少陽也當復與茈胡湯必蒸蒸而振蒸蒸者熱氣從內達外如蒸炊之狀也邪在半裏不易達表必得氣蒸膚潤振戰鼓慄而後發熱汗出而解矣所以然者何蓋

以下後正氣內虛故也辨脈法曰其人本虛是以發戰是之謂也案史周本紀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蓋理乃一矣

錢氏曰服小茈胡湯而和解者多矣未必皆蒸蒸而振也此因誤下之後元氣已虛雖得茈胡和解之後當邪氣已衰正氣將復之際但元氣已虛一時正難勝邪必至邪正相搏陰陽相持振戰寒慄而後發熱汗出而解也若正氣未虛者不必至振戰而後解也若正氣大虛雖戰無汗者是真元已敗不能作汗也危矣殆矣

松陵徐氏曰凡誤治而本證未罷仍用本證之方六病盡同不獨茈胡證也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此承前小建中湯條論中氣不足之證治心中乃謂心胸之間也悸心動也陶氏曰心悸者築築然動怔怔忡忡不能自安是也言傷寒二三日為病不久悸為裏虛煩為邪擾二三日悸而煩者正虛不足而邪欲入內也是雖有表證亦不可攻其邪但與小建中湯以溫養中氣蓋中州建立煩悸可除邪氣隨解即不解而攻取之法亦可因而施矣

案悸與煩并小芫胡湯或中之一證然傷寒二三日未有少陽證而悸且煩乃屬中氣虛餒所致小芫胡湯非可與也故茲舉之以辨明煩與悸亦有不宜芫胡者也

周氏曰聖人立法邪勝者散邪為主正虛者益正為先但補正必兼散邪用味輕活必不如後人以小芫胡必去人蕩反為謹慎耳

錢氏曰炙甘草湯之悸乃氣血皆虛小建中湯之悸乃中氣不足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芫胡證

仍在者先與小芫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芫胡湯下之則愈舊本小芫胡下脫湯字今據成本脈

經千金翼校補

此論少陽兼胃實之證治過經者唯是謂日數過

多也柯氏曰經者常也過經是過其常度非經絡

之經也內藤希哲曰過經者言太陽表證罷也山田宗俊曰苓桂朮甘湯動經及太陽下篇

經脈動惕之經皆指表之辭并是言太陽病過經十餘日知其時

邪已犯少陽矣故以二三下之為反也程氏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邪不入裏知此際已具有芫胡證矣觀下文芫胡證仍在字可見若反二三下之

而四五日更無他變，此胡證依然仍在。此時縱有可下之證，須先與小芫胡湯以和解，半表半裏之邪如和解之而嘔不止，兼之心下急迫，而鬱鬱微煩，心下者，正當胃府之中心，下急則逼迫已極，况鬱鬱然微煩，是裏熱壅實，邪既併陽明之驗，非下除之不可，故與以大芫胡湯兼而行之。鬱鬱微煩貌也。

劉蒞庭曰：攷急是緩之對，蓋謂有物窘迫之勢，非拘急之謂。李氏脾胃論曰：裏急者，腹中不寬快是也。蓋所謂不寬快者，以釋裏急則未為當，而於心

下急，則其義甚觀。桃核承氣條，少腹急結之急，亦同義也。

林氏瀾曰：嘔不止，則半表半裏證猶在。然心下急鬱鬱微煩，必有燥屎也。非下除之不可，故以大芫胡兼而行之。

程氏知曰：此言過經誤下，有用大小芫胡兩解法也。蓋其人之邪，因屢下而深入，若表證未罷，必先用小芫胡，和其半表，而後可兼攻其裏也。

程氏曰：此條與陽明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之條，細細酌量，陽明證嘔在上，而邪亦在膈之上，未

入府故不可下此條嘔不止心下急乃邪在膈之下已屬胃乃可下也可下不可下此等處最不容誤也

大芫胡湯方

芫胡 半斤

黃芩 三兩

芍藥 三兩

半夏 半升

生薑 五兩

枳實 四枚

炙○陶隱居曰枳實若干

一枚者去穢畢以一分準二枚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黃二兩若不加恐不為大芫胡湯舊本再煎下無取三升三字依小芫胡湯煎法此係脫文今據發汗

吐下後篇及玉函外臺訂補

大芫胡者對小芫胡而設名也此少陽陽明兩解

之劑故於小芫胡湯中除去人蔘甘草助陽戀胃

之味而加芍藥枳實大黃之沉降以滌除熱滯也

多倍生薑者因嘔不止也少加大黃者以裏實輕

也又用芍藥者取其佐大黃而泄實成氏曰芍藥

以通塞建安許氏曰枳實芍藥二者合用而能除

堅破積助大黃之功而下內熱是也張志聰曰芍藥氣味苦平

苦走血故為血分之藥苦下洩故本經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因其破洩故太陰篇曰云

云今人咸云芍藥主酸斂而不知有大黃之功能元如曰芍藥乃神農中品之藥本經曰氣味苦平

後人增曰酸而實未嘗酸也又成聊攝謂大芫胡為下劑之緩者蓋少陽兼胃實者為實此方真的世或有畏承氣之太緊輒不敢用以大芫胡為穩當而代之者嘻是又失仲景之旨矣案原方脫大黃故叔和於方後乃云一方云云且本證既言下之則愈其為脫落無疑矣

金鑑曰許叔微曰大芫胡湯一方無大黃一方有大黃此方用大黃者以大黃有蕩滌蘊熱之功為傷寒中要藥王叔和云若不用大黃恐不名大芫胡湯且經文明言下之則愈若無大黃將何以下

心下之急乎應從叔微為是

建安許氏曰大芫胡湯中必用大黃古方中又云一方加大黃何也湯中若無大黃何得言大芫胡湯下之者此乃用前人無剛斷處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芫胡證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服小芫胡湯以解外後以芫胡加芒消湯主之所許通

此段當作三截看傷寒十三日至發潮熱是一截言其本證如此已而微利至此非其治也是一截

論其壞出於醫之誤潮熱者實也以下論救誤之治也十三日者約略之辭不必拘哺申時也所許古字通用見方氏通雅又禮檀弓疏所是不定之名言傷寒至十三日之久而不解其證胸脇滿而嘔少陽也日晡所發潮熱陽明也乃是少陽陽明併病邪熱方結何為既而微利蓋此病本大芫胡兩解之證已經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微利者知醫不以芫胡之清涼下而以丸藥之毒熱下之故其利不通暢而微此以用下失法之故徒擾腸胃而邪與實依然具存程氏所謂去者非所留留者非

所去故溏者自溏結者自結而結者既結溏者益溏矣更恐人疑攻後之下利為虛因又證之曰潮熱乃為胃府熱結而實也是似宜蚤從雙解而丸藥誤下之後不欲續以駛藥故姑先用小芫胡待胃安而後即加芒消以洗滌之則少陽邪祛而胃中之熱亦解矣案陽明篇云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芫胡湯主之但彼非經攻下者而其用方之意則與此段先用小芫胡湯同義矣趙氏獻可曰仲景云蕩滌傷寒熱積皆用湯藥切不宜用丸藥不可不知乃今人輒用滾痰推積等丸治傷寒何也

成氏曰潮熱若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也潮熱屬陽明必於日晡時發陽明者胃屬土王於未申邪氣入於胃隨王而潮也

錢氏曰胃邪雖實奈少陽半表之邪未去當用小芫胡湯以解外邪然後再以此芫胡湯加芒消下之則胃中之熱邪亦解

芫胡加芒消湯方

- 芫胡 二兩十銖 黃芩 一兩 人蔘 一兩
- 甘草 炙一兩 生薑 切一兩 半夏 二十銖本云五枚洗
- 大棗 擘四枚 芒消 二兩

右八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消更煮微沸分溫再服不解更作

此亦雙解之法乃小芫胡湯中加芒消者蓋本證下利故壅實輕於大芫胡而凡藥誤下之後燥結則有甚焉是以不藉大黃之破實而殊取芒消之軟堅後人或有大芫胡湯加芒消者大背仲景法矣

方後不解謂邪氣不解散也
松陵徐氏曰此藥劑之最輕者以今秤計之約三兩分二服則一服止一兩耳案大芫胡湯加大黃

枳實乃合用小承氣也此加芒消乃合用調胃承氣也皆少陽陽明同治之方

汪氏曰微利之後溘者已去燥者自留加芒消者能勝熱攻堅又其性速下而無礙胃氣乃一舉而兩得也

傷寒十三日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鞭五更翻此因證與上條相似並舉以互詳其治也言傷寒

十三日之久過其常度而不解譫語者以邪熱入胃胃中有熱熱氣熏膈則神昏而譫妄也法當以湯蕩滌之錢氏云曰湯而不曰承氣者以上四句是起下文語乃借容形主之詞故在所忽也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滲大便當鞭今反下利脈又調和而非自利之脈夫譫語者為胃實不應下利下利為虛脈不應調和今皆互而有之脈證不協知醫下之以丸藥故曰非其治法也蓋本證下之固非誤而在藥下之乃誤矣更又申之曰若自下利者當脈微而四支厥今脈反和和字對微字看即脈

與證不相背之意若脈果調和則無病矣案微厥字厥陰篇有脈微而厥文可徵或曰微厥之厥字衍文亦通此為胃中熱實有燥屎故見讞語下利等證也蓋醫之用下失法腸胃中堅實之物不能去而所下者旁流溏垢耳經曰下利讞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是雖屬小承氣湯證以誤下之故內實不去胃氣徒傷只宜和之以調胃承氣湯也
汪氏曰此段有五反一對熱與厥反湯與丸反便鞭與下利反脈微與脈和反藥下與自利反小便與大便鞭為一對讀者宜細詳之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核下革翻
此論下焦畜血之證治言太陽病邪熱不解下焦畜血此為熱結於膀胱膀胱猶言下焦蓋與胃中有燥屎同例抵當湯條云熱在下焦是互發耳舊注乃云太陽經邪熱不解隨經入府殊欠分析其人如狂者瘀熱內結心為所擾故如狂也如字不必深講言唯是狂也與毛詩風雨如晦之如同若熱迫血而自下則邪隨血下泄故愈也若其血不

得自下而畜積於下則少腹作急結之形當攻之宜以桃核承氣湯下盡畜血則愈矣蓋血乃水類故其瘀畜必就下以結少腹也然外證未解者下之恐裏虛邪陷故尚未可攻必當先解其外邪外邪已解乃可攻之據原注及脈經千金翼攷之解外之藥屬桂枝湯案此條當移于後段瘀血中今在于此者疑編次之錯也
程氏曰此條不及小便者以有血自下三字也然小腹急結處包有小便利句
尤氏曰血下則熱隨血出而愈所謂血病見血自

桃核承氣湯方

愈也若其不愈而少腹急結者必以法攻而去之

桃人五十箇
去皮尖

大黃四兩

桂枝二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芒消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玉函脈經作桃人承氣湯案桃核即是桃人猶杏子杏人也此於調胃承氣湯中加桃人桂枝二味以攻其畜血本草桃人主瘀血血閉桂枝辛熱利血而行滯此方後人用以治血溢血泄打撲傷損

及婦人產後諸疾，經閉腹疼等證，并効。方後先食，又見烏梅丸方後，謂服藥先於飲食也。案本草序例曰：病在胸膈已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已下者，先服藥而後食。又王冰注素問腹中論曰：飯後藥先，謂之後飯，並此段之義也。

松陵徐氏曰：微利則僅通大便，不必定下血也。劉蒞庭曰：愚謂此證血結而非氣滯，是所以不用枳朴之破氣，而有取于芒消甘草軟堅緩急也。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讖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此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讖之廉翻

此少陽誤下之壞證，傷寒八九日，蓋邪犯少陽之時，若誤下之，則邪熱客于胸中，故胸滿而煩，膽氣不寧，故驚，小便不利者，氣化不行，津液不輸也。讖語者，邪氣入裏，胃熱神昏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熱灼氣擁，血液不快於流行也。劉蒞庭曰：一身盡重，與三陽合病，身重難以轉側者，其機稍同。以芫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大意在和解鎮固，攻補兼施之法也。案此證，蓋其人素肝膽氣不平，誤行攻下，內動宿疾，現症錯雜，故藥亦攻補兼施，以養正祛邪，真神化無方者也。前輩或有以煩驚喘屬

心病者今竊所不取周氏謂煩驚雖係乎心未有
不因於肝膽是矣

尤氏曰傷寒下後其邪有併歸一處者如結胸下
利諸候是也有散漫一身者如此條所云諸候是
也

芫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芫胡 四兩

龍骨

黃芩

生薑 切

鉛丹

人參

桂枝 去皮

茯苓 各一兩半

半夏 二合半洗

大黃 二兩

牡蠣 一兩半熬

熬乾煎也揚雄方言凡以火

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

大棗 六枚

右十二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棊子
更煮一兩沸去滓溫服一升本云芫胡湯今加龍
骨等

此小芫胡湯以除胸滿而煩加龍骨牡蠣鉛丹以
鎮肝膽之怯加茯苓以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黃以
逐胃熱止譫語加桂枝以行陽氣而解身重且除
去甘草者蓋與大芫胡湯同義於是表裏虛實泛
應曲當而錯雜之邪庶幾盡解耳
方後大黃切如棊子又見枳實梔子湯方後曰加

傷寒論疏義 卷之二
百三
學言堂聚珍版
大黃如博碁子五六枚，攷醫心方引經心方云：胡粉十二碁，注博碁其大小方寸是也。然此言如者，形容之辭，蓋言切如博碁子樣，其大小非必比博碁也。切如碁子，既與細判不同，况僅煮一二沸，氣味輕清，瀉降之性亦速，而無礙於胃氣，此以誤下後中焦既傷，不敢峻攻也。

錢氏曰：大黃乃蕩滌之藥，熱邪在胃，譫語神昏，非此不療，但因下後之虛，故切如碁子，僅煮一二沸，使性味不全，則不成峻下矣。
松陵徐氏曰：案此方能治肝膽之驚痰，以之治癩

癩必效

中水以上十四章論大小茈胡湯證，而傷寒二三日，其證與前條相似，仍供參對。太陽病不解一章，疑後段瘀血中之錯簡也。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縱將容翻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以上二條不可解，縱橫又見平脈法，蓋古之病名。

而今無所攷姑闕以俟後賢
舒氏曰腹滿譫語陽明裏證也脈浮而緊太陽表
脈也此為太陽陽明何以見其肝乘脾也竊疑有
悞

金鑑曰此肝乘脾名曰縱刺期門此肝乘肺名曰
橫刺期門并與上下文不屬似有遺誤

以上二章論縱橫而其義不可解

太陽病二日反燒瓦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
中水竭燥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而反汗出者此為
欲解也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

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不多
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熨紆勿翻溲疎有翻數音朔卓竹角翻○舊本燒瓦
作燥凡蓋燥燒字形相近凡乃瓦譌今據玉函脈經
校改又火熱舊作大熱而反汗出四字作慄自下利
四字其汗止有故字並訛今從玉函脈經及宋版注
悉為
刪正

此舉火逆之輕證論之太陽病二日邪方在表反
燒瓦熨其背以取汗蓋燒瓦熨背亦火劫汗法干
金逐風毒石膏湯方後汗不出燒石熨令汗出即
此類乃以大汗出津液徒亡邪未外解而火熱已
入胃矣汗既外越火復內攻胃汁奪盡是為胃中

水竭水竭則必躁煩躁煩則必譏語皆火熱入胃
火無水制之故也當此時其人本氣強健過十餘
日正氣漸復忽得振慄汗出者則邪正交爭也火
邪勢微津液得復此爲欲解之象前大汗乃強奪
之汗故邪不解此汗出卽津回之汗故邪乍去下
一反字而其義自明矣若雖乃曰振慄汗出而從
腰以下不得有汗則是火劫之餘津液未能卒周
布於一身故下氣不通而欲小便不得欲失溲熱
氣上逆而反嘔也汪氏曰欲失溲者此是形容不
得小便之狀足下惡風者氣不得通於下也津液

偏滲令大便鞭者小便當數經曰小便數者大便
必鞭也此以火熱內燥津液不得下通故小便不
數及不多也若火熱消津液和則結鞭之便得潤
因自大便也便已頭卓然而痛者陰氣上達也足
心必熱者陽氣下通也頭痛足熱並是胃氣流布
之休徵故曰穀氣下流故也穀氣字又見陽明篇
曰水不勝穀氣張錫駒曰穀氣胃氣也魏氏曰言
卓然則痛在巔頂可知案穀氣下流照着腰以下
不汗言足心熱句反應足下惡風句前此上下氣
成阻絕大便一通上氣從下降也下氣從上升矣

案此段仲景不處方是皆由妄行火劫致變難以
拘定成規學者當隨證詳審治之可也
隱菴張氏曰自此以下凡十一節皆論火攻之悞
周氏曰學者細認此篇見病勢治法躍然目前然
此必強壯之人故能經此種種危候文中不言脈
理意可想悟倘過素虛尺遲安能保其生乎
又曰欲字反字最精見前此邪盛之日且不作小
便想邪實於內并不作嘔態至欲失溲三字形容
小便不得尤妙觀穀氣下流一語並知前日之惡
風爲陽虛矣

吳氏曰種種欲解之狀尚類病狀火邪之助逆如
此所以卒能自解者止幸胃中津液仍多耳
郭氏曰若欲解諸證未生時勢須先去火邪宜救
逆湯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
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小
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
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
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劫訖業翻
溢夷質翻
灼之若翻竭巨列翻擾如
招翻捻奴協翻摸音莫

此舉火攻之危證論之、太陽中風、當以桂枝湯發汗、而反以火強奪取汗、則邪風被火熱之氣逼其血氣、流溢于外、而失其常行之度矣、兩陽謂風邪與火邪也、風火熾盛、兩陽相熏灼、故其身發黃、陽盛則迫血妄行於上、而欲衄、陰虛則津液俱不足于下、而小便難、陰陽俱虛、專重陰字、蓋謂陰液陽津俱虛也、乃與下篇曰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同語例、否則與上文曰陽盛乖、諸解并謬、夫風火相灼、陰氣陽津俱虛竭、則不能充膚澤毛、濡潤經脈、故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是劑限之劑、而還

猶謂以還、言劑限頸以還、而頭汗出也、王氏脈經有齊腰而還之文、亦是此義、劑頸而還者、火熱上攻、而津液不能周遍也、夫身體既枯燥、安能有汗、所以劑頭而還、火邪煎迫、併于胃、呼吸不利、故腹滿而喘、胃熱鬱蒸、故口乾咽爛、或久不大便、則實熱久留於胃、煎熬薰灼、致神昏而譫語也、外臺秘要注譫語、荒語也、甚者至噦、火熱入胃、而胃氣敗逆也、四肢為諸陽之本、陽實于四支、故不能自主、而手足躁擾、捻衣摸牀也、乃是一團邪火內熾、真陰立盡之象、危險極矣、然小便利者、陰液未盡消

亡而三焦決瀆之官尚不失其職始得以施驅邪救陰之法故其人可治也

方氏曰強奪而取之之謂劫邪風被火熱承上起下之詞言太陽中風不當如此治故曰失其常度者著其變以致戒之意也欲衄待衄未衄之詞

隱菴張氏曰通節皆危險之證重在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所謂陰陽自和者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也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此亦論明火逆之證治傷寒脈浮病在太陽之表醫不用麻桂之藥而以火劫取汗汗過亡陽津液大脫神失其養必驚狂而起臥不安也經曰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以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湯急救其火劫亡陽之逆也

龐氏曰傷寒醫以火置臥床下或周身用火迫劫汗或熨或悞灸皆屬火邪也

錢氏曰火迫者或熏或熨或燒針皆是也劫者要狹逼脇之稱也

松陵徐氏曰亡陽必驚狂以火劫其胸中之陽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牡蠣五兩 熬 蜀漆三兩 洗去腥

龍骨四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

此於桂枝湯去芍藥加龍骨牡蠣蜀漆三味可以救火邪之錯逆故名曰救逆劉蒞庭曰桂之為品雖辛不燥雖溫不僭是以能使火邪之內犯者誘

之外越是也或以為解表似非經旨去芍藥者以其苦洩也加龍骨牡蠣者鎮陽神之怯也甘草薑棗助中焦水穀之精以生此神蜀漆乃常山苗味苦寒以清火熱殆為火邪專對藥正如茵陳之於黃黃耆之於濕耳此火邪亡陽與少陰亡陽治法迥異矣

劉廉夫曰傷風誤灸煩熱及湯潑火燒救逆湯甚驗

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必譫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舊本傷寒上有形作二字今照可發汗篇及玉函脈

經千金翼刪正

此傷寒素虛誤被火之證言傷寒其脈當弦緊而今反弱脈弱為陰不足而邪氣乘之生熱損津則必發渴若更誤被火則津液益燥火熱入胃胃熱神昏而語言不倫遂成至劇難治之病矣若前所謂其脈不弦緊而弱者變為發熱脈浮則氣機外達邪欲還表故宜用解散之法當汗出而愈矣若脈不浮則邪熱內擾津液大虛將救陰之不暇而可更取其汗耶案本條當以弱者發熱脈浮為句解之當汗出愈為句諸家拘執形作二字為解殆

覺葛藤

方氏曰解之言脈既屬浮則當以法解之訣人用治之大意也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火邪清圍

此火邪迫血而下行為便血之證熏亦劫汗法脈經引四時經曰重客在裏慎不可熏注熏謂燒針及以湯火之輩熏發其汗言太陽病不用汗解以火熏逼而終不得汗則陽邪被火熱鬱愈甚方氏曰躁手足疾動也到經言過太陽而到他經之時

病猶不解，霍亂篇曰：到後經中，頗能食，亦或是義。諸家到經解而鑿，其人必煩燥不寧，到後經之期而遷延不解，則熱氣迫血，滲入腸胃中，下行而圍血也。清廁也。清血謂便血也。見名為火邪四字，示人以不治血而治火邪，則血證自愈之訣，乃亦救逆湯輩所主也。

脈浮熱甚，而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

此火邪迫血上行為吐血之證，脈浮熱甚，乃邪氣盛於表，此為表實也。固無灸之之理，而反灸之，由

其人虛實不辨故也。夫灸法雖有補瀉之分，表實有熱，尤所宜禁。今者誤認虛寒，而用灸法治之，熱無從泄，因火而動，其勢炎炎，致咽燥而吐血必矣。金鑑曰：蓋上條火傷陰分，迫血下行，故令圍血。此條火傷陽分，迫血上行，故吐血也。

汪氏曰：此條仲景無治法，補亡論常器之曰：可依前救逆湯。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迫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此火邪內攻，血散脈中之證，脈見微數，為血少陰

傷寒論疏義 卷之二
虛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心胸為之煩悶而氣上逆矣。蓋陰素虛矣，而更加火，則是為追虛而愈虛之也。熱本實矣，而更加火，則是為逐實而益實之也。逐亦追也。倉公傳曰：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是也。諸注未瑩，血散脈中，營血之行脈中者為火邪鼓蕩而流散不守也。艾火雖微，內攻有力矣。無血可逼，焦燎乃在筋骨。夫血者所以濡養筋骨者也。血散脈中，則筋骨無以濡養，焦傷立致，血一散失，難以恢復。火攻之悞如此，可不慎歟。案此條無方，黃氏所謂宜助陰生血，徹火熱，灸甘草湯，庶乎

得其可矣。

常氏曰：可依前救逆湯。山而救之，雖其情重，以喻氏曰：凡病皆然，不獨傷寒宜戒也。針灸家亦識此義否。

程氏曰：同一火逆，或圍血，或吐血，或血散脈中，火勢無處不到，視其人之虛與實處，而追之逐之，總是陰絡受煎熬也。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欲自解者，必當先煩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

傷寒論疏義 卷二 百十三 學訓堂影珍版
此復承前論火攻之逆言脈浮表邪宜以汗解誤用火灸傷其血液令表邪不能出反因火勢而加盛火性炎上陽氣俱從火而上騰不復下行故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也鄭康成注易緯通卦驗曰痺者氣不達為病是也名曰火逆則欲治其痺者宜先治其火矣案欲自解者以下與上文不屬疑為前段傷寒其脈不弦緊云云章注脚前曰發熱此曰煩互文也隱菴張氏注引燕氏以為此節申明前節脈浮解之當汗出而愈之義其說近是郭氏曰宜少與救逆湯

柯氏曰以上三條皆論灸之而生變也當知灸法為虛證設不為風寒設故叮嚀如此
中西子文曰麻黃湯曰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曰瞑劇者必衄衄乃解小青龍湯曰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芫胡湯曰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芫胡桂枝乾薑湯曰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四逆湯曰必鬱冒汗出而解是皆煩而解者也桂枝湯曰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又曰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白虎加人參湯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大承

傷寒論疏義 卷之二 五十四 氣湯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痛者此有燥屎也是皆煩而不解者也是等不可不辨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革翻○舊本桂枝加桂湯下有更加桂二兩也六字按此條已載本方而注明各藥分兩則方名下不可宜有此六字今據可發汗篇及玉函脈經千金翼刪正

此申明火逆奔豚之證治燒針即溫針也亦劫汗法蓋風寒在表醫不用麻桂發汗而誤以燒針取汗針處孔穴不閉已外被寒襲火鬱脈中而不流行故針處紅腫而狀如結核也夫溫針取汗其法

亦為迅烈矣故不但寒氣外束而發核赤火邪直鬱於裏而陽氣不舒必發奔豚也夫針處被寒發為赤核是將作奔豚之兆也氣從少腹上衝心乃奔豚已發之象也脈經曰奔豚發於小腹上至心下如豚奔走之狀灸其核上者即所以散外寒也與桂枝加桂湯者即所以洩鬱陽也灸曰各一壯則知針不止一處案諸家以奔豚屬腎邪遂有邪犯太陽本府引動腎寒之說抑不知與經旨相矛盾也千金方凡言壯數者若丁壯病根深篤可倍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也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劉蒞庭曰灸艾大率在回陽補虛然針處核起之
灸殆屬瀉者也孫真人灸脚氣稱以洩風氣或是
一轍虞恒德醫學或問之言宜併攷焉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五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生薑三兩
切

甘草二兩
炙

大棗十二
枚
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
桂枝湯今加桂滿五兩所以加桂者以能泄奔豚
氣也

此於桂枝湯中更加桂二兩散外寒而洩火邪蓋

桂枝能發越鬱陽故有洩奔豚氣之効兼灸其核
上即輔治之法也

松陵徐氏曰桂枝原方加桂二兩即另立湯名治
法迥異古聖立方之嚴如此

柯氏曰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證已在裏而奔豚
未發此症尚在表而發故治有不同

火逆下之因燒針煩燥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
之

此又申明火劫更誤下之證治火逆者謂火劫取
汗而致逆也言燒針劫汗而復下之更誤然此煩

躁乃火逆亡陽神氣浮越所致即驚狂臥起不安之漸也經文曰因燒針煩躁則知非誤下亡陽也但火逆之邪幸因下而減比之救逆湯證病輕一等故與此湯以發散火邪鎮固陽神也案茯苓四逆湯黃芩附子湯並因汗下亡陽而致煩躁此乃因火邪所致故其治大有逕庭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一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牡蠣二兩 熬 龍骨二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

三服

此較救逆湯證候稍輕故藥味稍異而分兩亦減其不用蜀漆者以已經攻下也去棗者以證有煩躁恐泥于胸中也去薑者不欲走表也方中桂枝與前救逆湯同為散火邪之用前注以為解表謬矣

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也

前段歷言火攻之害此再舉燒針之誤以結上文之義溫針即燒針千金翼針火篇引作火針可證施氏曰溫者熱也溫針者即燔針焮刺之類也張志

聰集 言太陽傷寒當以桂枝發汗為正治若誤加
溫針以劫取汗則火氣迫邪不得外泄而火邪反
鬱於內是以正氣浮越陽神不寧而為震驚搖動
豈可不慎乎是章乃戒警之辭故不處方也

合韶張氏曰自此以上歷言火攻之害今人治陰
虛弱症動輒便灸以致焦骨傷筋血散不復而死
可勝悼哉陽氣陷下者則灸之是灸所以助陽非
所以助陰也

以上十一章統論火逆之證治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

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
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
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為小逆糜忙皮翻 粥之六翻

此論誤吐之虛證病在太陽自當發熱惡寒自當
脈浮今自汗出而反不惡寒發熱又關上脈細數
此脈與證不相符乃係前醫誤吐之過也因知汗
本中焦水穀之液也今自汗則吐傷中氣而脾津
外洩之故關上脾胃之部位也今脈細數則中焦
陽虛而津液衰少之象夫病一二日邪氣尚淺吐
之胃未大損所以腹中猶飢然胃氣已傷故口不

能食三四日邪熱漸深吐之胃氣大傷所以不喜糜粥胃液虛燥故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乃暮食朝吐之互辭蓋中焦陽虛水穀不化所以朝食暮吐也並是由粗工誤吐所致宜乎脈證之不為印合也經文重言醫吐之深戒之詞也夫吐本涌實今者病在表固無吐之之理而誤治為上項諸變證此豈為小逆乎蓋古文簡潔故有此等句法諸解隨文順釋嚼然嚙臘矣

隱菴張氏曰馬氏曰正虛邪陷胃氣孤危此尚得為小逆乎此為小逆詰詞也

錢氏曰此條當與下文誤汗變逆之病人脈數數為熱之一節互看此以誤吐傷胃陽氣衰微陽虛脈數不能消穀而吐彼以誤汗陽虛胃冷客熱不能消穀而吐也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

近巨
勒翻

此章乃誤吐之實證所以與上文反覆申明也太陽病為醫誤吐之矣但太陽病當惡寒而今反不惡寒則太陽症罷矣不欲近衣者乃是惡熱也此由吐之後津液亡胃中乾而內生燥熱也昔人云

竹葉石膏湯於益氣生津中清熱寧煩可也愚謂此證若不更衣不妨從胃實例微下矣

柯氏曰前條見其人之胃虛此條見其人之陽盛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數色角翻

此承前節誤吐之義以論嘔吐之虛證病人脈數至反吐者乃揭病證此以發汗已下反覆上文而詳明其所以然之理言病人脈數數為熱脈當消穀引食汪氏曰引進也而今反致吐者何也蓋陽

受氣於胸中此以發汗過多胃中之陽氣已微膈間之宗氣大虛無根虛陽浮動而脈乃數也然則數為客來之假熱非本來之真熱此所以不能消穀也尤氏曰浮熱不能消穀為虛冷之氣逼而上浮如客之寄不久而散故曰客熱夫虛陽客於上不能下溫胃中仍復虛冷非唯不能消穀抑且不能容納故吐也案胃虛氣逆之嘔與實熱之吐不同若因其數而投以清胃之劑則左矣
隱菴張氏曰愚案上兩節言醫吐之過此各下節言病人致其吐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此非芫胡湯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溫溫同澹音唐○舊本極上有自字其義

此亦承前論嘔吐之實證言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則表邪已去矣溫溫不舒暢貌也少陰篇心中溫溫千金引作愠愠金匱附方炙甘草湯溫溫液液神巧萬全方作蘊蘊此知溫愠蘊三字古音互通

不必拘訓義可也說見附錄是曾經吐下不解以極吐則虛其胸邪熱客於胸中故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極下則虛其裏邪熱入於胃中故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反字對腹滿鬱煩看蓋腹滿微煩者不當大便澹此則雖大便澹殆延陵吳氏所謂熱結旁流也下一反字而其義自明矣詢知先時經極吐下則為在表之邪熱悉陷入胸腹雖乃胃氣受傷而邪熱結實不因吐下而去也故所見諸證胃氣未和唯以既經吐下後不敢峻攻宜與調胃承氣湯以和其胃而已若不爾者謂未

曾經吐下而有斯證則病不在胃乃是嘔不止而
鬱鬱微煩者當屬之大此胡矣又不當與是湯也
因更申釋之曰此胡證心煩喜嘔與是證髣髴然
彼則往來寒熱胸脇苦滿病屬少陽此則心下溫
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經
極吐下後既轉屬陽明故知非此胡證也程氏曰
只此一證而界在此胡調胃間幾微疑似最難剖
析是也以嘔故知極吐下也一句繳結上文之詞
特言嘔而不舉便澹腹滿等證者蓋省文也前輩
或以爲有關文豈其然乎且從來諸家釋此段紛

紕擗塗無一人能解得者焉

柯氏曰心煩喜嘔爲此胡證然此胡證或胸中煩
而不痛或大便微結而不澹或腹中痛而不滿此
則胸中痛大便澹腹微滿皆不是此胡證但以欲
嘔一證似此胡當深究其欲嘔之故矣夫傷寒中
風有此胡證有半表證也故嘔而發熱者主之此
病既不關少陽寒熱往來脇下痞鞭之半表見太
陽過經而來一切皆屬裏證必十日前吐下而誤
之壞病也胸中痛者必極吐可知腹微滿便微澹
必誤下可知是太陽轉屬陽明而不屬少陽矣今

胃氣雖復而餘邪未盡故與調胃和之不用枳朴者以胸中痛上焦傷即嘔多雖有陽明症不可攻之謂也若未經吐下是病氣分而不在胃則嘔不止而鬱鬱微煩者當屬之大芫胡矣

以上四章統論誤吐與嘔吐之義以示互有虛實邪正之分也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瘀音於抵

都禮翻

此章却承前段桃核承氣湯而復以下焦畜血其較重者言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蓋以發汗不微之故也夫表證仍在法當脈浮而反沉若脈見沉胸宜結而反不結乃其人發狂而少腹鞭滿小便自利證脈相反極可疑因知是為邪熱壅鬱血失常度熱與血相搏而瘀畜下焦之證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煎迫熏蒸而致知覺昏昧也少腹當鞭滿者下焦畜血之驗况小便自利是熱無傷於氣分而端結于血分乃有少腹鞭滿之證亦非膀胱蓄水可以徵也故曰下其血而愈矣更又申

傷寒論疏義 卷二十一
之日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痰熱在裏故也。隨經者，惟是邪熱自表行裏之辭，非謂必隨其經入府也。痰字係於从疒，說文：於，澱滓濁泥，从水於聲。齊之外科精義射膿丸主療當針開陳臭惡於趙獻可醫貫桃核承氣湯作於血症此并以於為痰也。是病勢日深盤固凝結殆在桃核力所不及自非此猛厲駛劑詎可能得抵當邪窟而驅逐之也哉。按桃核承氣證畜結日淺而病熱頗劇然邪熱猶昔溥不斂結故主以承氣亟逐利之本證畜結日深而病勢殊慢然邪熱凝固既極故主以此湯專破潰之蓋病有緊慢攻有緩峻譬壘井然不令紊

也

劉蒞庭曰六七日表證仍在者蓋以發汗不徹之故耳表證仍在一句內蘊有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之義宜與桃核承氣條互看脈微而沉微所謂沉滯不起之狀非微弱之微楊士瀛曰挾血者脈來乍澀乍數閃灼明滅或沉細而隱伏是也。令韶張氏曰前章曰少腹急結此章曰少腹鞭滿急結者急欲出而不能有欲通之象故有不必攻而血亦能自下故曰下者愈不必攻也但少腹急結只宜桃核承氣足矣今鞭滿者全無下通之機

抵當湯方

故不曰血自下而曰下血乃愈言必攻而始下也
非抵當不可此二證之分別如此
松陵徐氏曰桃核承氣乃治瘀血將結之時抵當
乃治瘀血已結之後也
山田宗俊曰桃核承氣治邪結下焦而血為之不
行滯而為瘀者抵當湯丸治素有瘀血而熱邪乘
之故陽明篇抵當湯條云本有久瘀血可以見焉
吳氏緩曰傷寒畜血最為微妙多人不識而能識
者則唾手取效可為妙

水蛭熬○蛭音質黃氏曰凡方言言熬者都用炒 蠱蟲各三十箇去翅足熬○蠱
武庚翻翅 桃人二十箇去皮尖 大黃三兩酒洗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
更服

說文抵擠也从手氏聲擠排也此湯名曰抵當者成
氏所謂血畜于下非大毒駛劑則不能抵當其甚
邪也金匱有抵當烏頭桂枝湯亦與此同義案水
蛭治積血見劉向新序王充論衡等又淮南子說
山訓曰蠱散積血茲取水陸之巧於吮血者攻之
同氣相求耳更佐桃人以推陳致新大黃以蕩滌

邪熱激烈猛驚以驅逐下焦畜血殆所以稱之抵當歟喻氏曰邪結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予謂其人素胸中有淡飲邪熱挾飲結於胸中其人素下焦畜血邪熱挾血瘀於下焦所謂邪如水窞者受之也

尤氏曰此方視桃人承氣湯為較峻矣蓄血自下者其血易動故宜緩劑以去未盡之邪瘀熱在裏者其血難動故須峻藥以破固結之勢也

舒氏曰汪詒菴曰水蛭蝨蟲皆食血之蟲故用以治血也二藥人所罕用故製代抵當湯桃人生地

歸尾潤以通之肉桂熱以動之大黃苦滯以推蕩之穿山甲引之以達瘀所也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諦音帝

此又承上文以小便之利與不利審有血無血也身黃遍身俱黃也沉為在裏而主下焦結則脈動遏止之統稱氣血凝滯不相接續也前云少腹鞭滿此云少腹鞭者文也身黃脈沉結少腹鞭三者皆下焦蓄血之證然尚與濕熱發黃證相近故當以小便辨之其少腹滿而小便不利者終是胃中

痰熱鬱蒸之發黃屬茵陳湯輩非血證發黃也故曰為無血若小便自利而其人如狂則知熱邪與氣分無涉故氣化無乖楊仁齋曰疸證之黃小便不利血證之黃則小便自利此乃為畜血發黃不復納疑故曰血證諦也諦詳審也當與抵當湯以逐瘀攻堅也仲師恐人誤水為血其丁寧致慎詳且悉矣學者洵能潛心體認病無遁形矣

柯氏曰如字助語辭若以如字實講與發狂分輕重則謬矣
成氏曰小腹滿者臍下滿是也胸中滿心下滿皆

氣爾即無物也及腹滿者又有燥屎為之者至於少腹滿者非止氣也必有物聚於此而為之滿爾所謂物者溺與血爾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通血氣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生脹滿而鞭痛也若但小腹鞭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畜血之證小便不利者則是溺澀之證滲之利之參酌隨宜可為上工明理論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此舉前條之較輕者以示其治方傷寒有熱乃表

證仍在之互辭亦承上條省文也小腹滿者比急
結稍甚比鞭稍輕若小便不利者為濕熱內畜今
則小便反利是畜血不行之故也當下其畜血然
無身黃屎黑又無喜忘發狂故不宜他峻峻之藥
當與抵當丸以小逐利之餘藥猶言他藥也案下
焦畜血日深根固非湯藥之所能治必丸藥戀滯
以緩攻之最其所宜矣故變湯為丸如命價下瘀
血湯之製殆亦此意也然至其證之劇者及小腹
急結有欲自下之機非湯以蕩滌之則不能速奏
其績故斯特用丸且曰不可餘藥而彼迺不然也

周氏曰不可餘藥謂桃人承氣則不足抵當湯復
過之酌於二者之間而得其中矣

程氏曰三條辨證總不脫小便字是教人詳慎從
其顯然者易察也

張氏兼善曰或云桃核承氣及抵當湯丸證俱係
下焦畜血中間雖有輕重未審緣何而致此也此
皆發汗未得其宜或當汗不汗或脈盛汗微或覆
蓋不週而不汗其太陽之邪無從而出故隨經入
府結于膀胱

劉蒞庭曰按抵當湯條既有表證仍在語而失汗

傷寒論疏義 卷一
蓄血脈經及陳延之芍藥地黃湯主療既言之
氏諸家亦屢有其說且驗之病者蓋知張氏之言
不誣矣

抵當丸方

水蛭 二十箇熬
大黃 三兩

蝨蟲 二十箇去翅足熬

桃人 二十五箇去皮尖

右四味擣分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
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碎子對翻○案金匱下瘀血湯用大黃桃人蝨蟲三味而方後云煉蜜和為四九大陷胸丸亦用白蜜二合攻千金及翼此方後疑脫蜜和二字
此乃抵當湯殊小其制而變湯為丸者又煮而連

滓服之殆與大陷胸丸及金匱下瘀血湯之類同其義

按陶氏曰晬時者周時也從今旦至明旦本草蓋序例九緩故至晬時當下血也

尤氏曰案此條證治與前條大同而變湯為丸未詳何謂嘗考其制抵當丸中水蛭蝨蟲減湯方三分之一而所服之數又居湯方十分之六是緩急之分不特在湯丸之故矣此其人必有不可不攻而又有不可峻攻之勢如身不發黃或脈不沉結之類仲景特未明言耳有志之士當不徒求之語

言文字中也

郭氏曰凡病各有輕重治病用藥亦有輕重且如
瘀血一症用抵當湯依法如此不可易也若其血
症輕或治之早者亦不須用只服犀角地黃湯而
症稍重治之差遲者則用桃核承氣湯其重及治
之遲者方用抵當湯九抵當湯九是十分之藥輕
病不可用也用他藥做此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
苦裏急也

此又承上文論蓄水證亦有小便利者不必瘀血

以結前節之意言太陽病飲水而過多小便利者
雖水不內畜不及即行腹中水多氣不流通必令
心下悸動也其不同於血證者如此若小便少者
膀胱為之填滿而水不下輸故苦腹裏拘急其又
不同於血證者如此誠恐後學認水為血故復申
明以別之

喻氏曰以飲水多三字貫下其旨躍然

錢塘張氏曰上節以小便利不利而驗其血之有
無此又以小便之多少而驗其水之有無併以結
前說之意以見不槩認為血證其章法之精蜜如

此以上四章并論下焦畜血證治末章則承上文釋小便利不啻瘀血也○案此篇首論傷寒一類之證治而其方則葛根湯及加半夏湯葛根芩連湯皆自葛根變者也麻黃湯大小青龍湯皆自麻黃變者也其次亦係發表餘義要以桂麻二方所主治更互論之而其小次乃係太陽傳變諸候始以總綱後以細目所載方則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桂枝新加湯桂枝甘草湯苓桂甘漿及木甘湯麻杏甘石

湯乾薑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茯苓四逆湯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總是汗吐下後變證錯綜論叙而其次節即係五苓一類曰五苓散曰茯苓甘草湯而後論及梔豉一類曰梔豉湯曰甘草生薑厚朴三湯又却自禁汗諸條而至病兼表裏之候尤後舉大小茈胡建中諸方乃是太陽傳少陽之治也更併火劫逆證而結以瘀血一類曰桃核承氣曰抵當湯丸其間有論有法有案有戒陰陽傳變之理合併諸病之蘊迂餘曲折神化無方而

傷寒論疏義卷第二終

條理秩然不紊學者苟能熟此篇而詳玩之
可以應變無窮豈特治傷寒而已哉

傷寒論疏義卷第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